鏡花緣

鏡花緣卷二十

第九十六回

秉忠誠部下起雄兵
施邪術關前擺毒陣

話說洛承志要到淮南探聽信息史述道小弟記得女試那年卞家哥哥初到山寨我們去到淮南文家哥哥會再三囑付嗣後萬萬不可親自下山惟恐被人看出彼此性命交關如有起兵之舉自然先令徐家哥哥前來送信為何此時又要前去況且那時回到半路果被巡兵看出破綻若不虧燕家哥哥拔刀

相助我們何能敵得許多官兵燕勇道小弟只因一時路見不平此刻四處緝捕致俺有家難奔怎麽哥哥又要前去忽見小卒來報余公子到了眾人甚喜迎進山寨同史逖洛承志道了闊別問了眾人名姓序齒歸坐史逖問起文府之事余承志歎道文伯伯自從平了倭寇就在劍南鎮守後因各才女俱請假回籍即命弟兄五個一同完姻誰知剛纔吉期文伯伯竟在劍南一病不起及至他們弟兄趕到延醫診治奈積勞成疾諸藥不效竟至去世幸虧武后因念文芸哥哥向日代理節度印務尚屬出力仍命承襲

父職去歲孝服已滿今因心月狐光芒已退特囑小弟前來暗暗通知明年三月初三桃會之期一同起兵先把武氏弟兄四座大關破了諸事就易如反掌廉亮道四關都叫何名余承志把北名酉水西名巴刀東名才貝南名无火以及命名之意也說了尹玉道他因木字犯諱缺一筆也罷了就只巫字暗中缺一筆未免矯强薛選道這四關那一處易破那一處難破余承志道聞得酉水无火二關易破巴刀最凶才貝尤其利害文家哥哥命小弟到此一來通信二來就命與諸位兄長商量破關之策並命小弟到河

東同章家十位哥哥酌議洛承志道爲何不請章伯伯示下倒同十位哥哥商酌余承志道章伯伯也於三年前去世如今章兹哥哥接襲其職宋素道據文家哥哥意欲先破某關余承志道有人議論宜先破難的若把易的破了恐他兵馬并在一處那難的更難了若據文芸哥哥之意先破易的爲佳蓋四關破他兩關先挫動他的銳氣那兩關就勢如破竹了衆人道此說甚善將來自應先攻西水无火二關爲是余承志連連點頭卽欲別去衆人再三挽留余承志道我還要到河東把事議定好回文府送信豈可在

此躭擱卞璧道哥哥既有正事弟等也不敢過於扳留但臨期在何處會齊還要通個信息才好余承志道如先攻南北二關自然在西水關會齊到了臨時少不得自有關照前日文家哥哥說成敗在此一舉彼時所有各家眷屬都要帶在軍營惟恐事有不測與其去受武氏弟兄荼毒莫若合家就在軍前殉難完名全節以報主上倒可免了許多後患衆人連連點頭余承志別了衆公子到了河東見了章府十位公子卽回淮南將各話回了文家弟兄那時承志已同司徒嫵兒婚配林書香陽墨香也都招贅在家只

有余麗蓉因隱姓埋名住在文府尚未許字恰好洛承志差人下書替卞璧作伐余承志當即應允把余麗蓉送到小瀛洲草草完婚過了新正文芸章莊史逸彼此知會約定桃會之日在西水關會齊至期一齊起兵前進都說奉了太后密旨調赴西水關有緊急軍情會議沿途盡是淮南河東官軍旗號史逸一枝人馬也充做官軍恰好三月初三日三路約有二十萬人馬陸續到齊離關五里放了三聲大砲安營下寨各家眷屬在大營後面也立了一個營盤大營裡面是文芸文蒒文萁文菘文苏章葒章芝章蘅章

茗章薌章苕章茗章芹章芬章女史述卞璧燕勇宋
素顏崔田廷魏武薛選尹玉廉亮唐小峰余承志駱
承志還有文府小姐林書香丈夫林烈陽墨香丈夫
陽衍章府小姐蔡蘭芳丈夫蔡崇譚蕙芳丈夫譚太
葉瓊芳丈夫葉洋褚月芳丈夫褚潮其三十四位公
子女嘗是文府章氏夫人章府水氏夫人柳氏夫人
燕勇之母葉氏夫人小峰之母林氏夫人廉亮之母
良氏夫人魏武之母萬氏夫人薛選之母宣氏夫人
其八位夫人那衆公子之妻是章蘭英邵紅英戴瓊
英胡秀英田舜英錢玉英井堯春左融春廖熙春鄴

芳春鄺錦春鄧婉春施艷春柳瑞春潘麗春陶秀春林書香陽墨香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李銀蟾宋良箴余麗蓉李玉蟾燕紫瓊秦小春林婉如薛蘅香魏紫櫻廉錦楓尹紅萸洛紅蕖司徒嫵兒共三十五位才女衆人初意原想起兵之時把中宗迎至大營才好起事不意是時太后已命中宗仍回東宮好在宋素原是中宗堂弟當時衆公子即推宋素權在大營執掌兵權彼時朝中是張易之張昌宗張昌期用事日日殺害忠良荼毒生靈無惡不爲文芸章莊史述商議此時朝中惟張柬之桓彥範李多祚袁

怨巳薛思行崔元暄最爲忠直可靠必須此六人做了內應先除內患裏外夾攻方易藏事於是齊宋素寫了六封書信瞞把此意通知並囑六人即到東宮預先通信以免臨時倉卒發過書信大小營盤四面扯起義旗早有探事的報進關去武四思忖道連日各處關津來報都說文芸章荇帶領人馬前來我正疑惑那知他要追求徐敬業駱賓王的後塵竟來太歲頭上動土若不給他一個下馬威他也不知利害即分付大將毛猛在關前把西水陣擺了次日文芸章荇史逃帶領人馬同衆弟兄殺奔關前武四思領

了一枝人馬出來迎敵文芸早已提槍躍馬直奔武四思殺來毛猛輪動大斧與文芸殺在一處鬬未數合文芸用了一個撥草尋蛇勢一桿銀槍直向下身刺來毛猛說聲不好只聽噯喲的一聲肚腹着了一槍跌下馬去文芸章荭史述催動人馬一擁齊上掩殺一陣武四思來到西水陣前大聲叫道文芸章荭休得無禮我這里有座小小西水陣你如破了此陣我將此關情願奉獻若要膽怯不敢進陣我刀下開恩饒你們去罷文芸道老狗休得誇强你看老爺破這狗陣正要躍馬進陣文芸連忙叫道五弟不可造次

今日已晚明日再同老狗計較即令鳴金收兵一同回營文芸道今日武四思傷了許多人馬也就挫他銳氣小弟正要趁勝破他西水陣為何卻要收兵文芸道他這陣不知是何邪術賢弟如何輕入重地況頭一次就得勝仗何必急急定要破他此陣文芸道他把這陣恰恰攔在關前你不把此陣破了如何進得關去我明日一定要到陣裏看看薛選道既如此小弟也奉陪走走宋素道據我愚見總以慢慢智取最為上策次日武四思又在關前喊叫那個敢去破陣眾公子齊到疆場文芸一馬當先道武四思你連

日只管教我們去破陣我也有個盤蛇陣你敢破麽你如敢進我陣我們也進你陣武四思道我進你陣安知你不用暗劍傷人文芸道既如此爲何你又教我進你陣呢武四思道孤家這陣不但不用暗劍傷人若傷損你們一根毫毛从後我定死刀箭之下文芸道老狗既對天賭誓我就前去看看將馬一縱跟著武四思闖進陣去武四思早已不見但見那暗花明山青水碧徧地芊眠芳草駿馬驕嘶從容下了馬幾忘身在戰場手牽著絲繮順步行去路旁有一竹林林中有七個人都是晉代衣冠在那里小酌那股

酒香陣陣直向鼻中撲來只聽林中有個白衣少年道此刻爲何只覺俗氣逼人莫非有什麽俗子來此窺探麽文求聽了知他明明譏剌意欲發揮幾句看了看這七個人都是放蕩不羈目空一切只得忍耐走過道這些狂士滿臉酸氣總是積在肚內不能發化日積月累醱出來的凡讀書人沾了酸氣未有不迂若同他敷衍他一味歪纏起來如何擺脫只好由他說去正朝前進忽覺酒氣薰人忙掩鼻道那里來的這股酒臭只見迎面來了一羣醉猫把去路攔住都是酒氣醺醺身子亂幌搖著頭伸著手道來來來

鋁三拳放你去文殊笑道你這孽醉猪喫了幾杯酒就這樣爛醉這宗酒量也出來丟醜還敢攔我去路卻挺手中鎗左五右六撒花蓋頂四面八方一陣亂挑把一孽醉猪殺的尿屎遍地四散奔逃不覺掩鼻皺眉道蠢材蠢材該死該死只顧亂殺那知這孽醉猪酒喫多了却從下面還席被他這股臭氣把馬也薰跑了望前走了數步路旁一家門首飄出一個酒帘那股酒香真是芬芳透腦文殊嗅了這味只覺喉嚨發癢信步走進酒肆只見上面有一副對聯寫著盡是青州從事那有平原督郵下面落的款是歡伯

偶書當中有紅友題的額是糟邱兩個大字旁邊是
有麴秀才寫的一副對聯是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
餘裏面坐著許多人也有獨酌的也有聚飲的個個
面上都帶三分春色齊讚酒味之美只得也揀一張
桌兒坐了有個酒保上來陪笑道客官要飲那幾種
名酒文芸道酒家你姓甚麼酒保道小人姓杜文芸
道這姓姓的不好杜者乃杜絕之意豈非不教我飲
麼以後必須另換好姓不許姓杜了酒保道客官分
付小人怎敢再姓杜但據小人愚見若做賣酒生意
這個杜姓却不可少文芸道何以見得酒保因指壯

把酒保神情口吻具活現出來妙極描如

腹。酒客官。若非肚兒想喫一杯。豈肯進我小店。小人若不餓肚兒會裝酒。何能消得多貨。小人之所以諱諱要姓杜者。都是爲此。文秀道。你是杜秀之杜。怎麼頹做肉旁之肚。豈不鬧出白字麽。酒保道。當日我們杜秀之杜。與肉旁之肚。聯過宗的。竟是一家。偶爾借用也還不妨。文秀道。這話可謂杜撰了。我且問你。我要飲天下美酒。可有麽。酒保道。有有有。忙到櫃上。撿了一塊粉牌。雙手捧來。彎著腰道。客官請看。這就是各處所產名酒。如要那幾種。我家無不現成。比別家分外醇美。客官喫了。還要同我做主顧哩。文秀道。你

家可肯賒壓酒保道只要客官肯照顧那怕五揭子三節結帳都使得我們是老實生意斷不開你老人家的虛帳女才接過粉牌只見上面寫著

山西汾酒江南沛酒眞定煮酒湖州潁酒湖南衡酒饒州米酒徽州甲酒陝西灌酒湖州潯酒巴縣咋酒貴州苗酒廣西猺酒甘肅酒乾浙江紹興酒鎮江百花酒揚州木瓜酒無錫惠泉酒蘇州福貞酒杭州三白酒直隸東路酒衛輝明流酒相州若露酒大名滴溜酒濟寧金波酒雲南包裹酒四川潞江酒湖南砂仁酒冀州衡水酒海寧香雪酒淮

安延壽酒乍浦鬱金酒海州辣黃酒欒城羊羔酒河南柿子酒泰州枯陳酒福建院香酒茂州鍋疤酒山西潞安酒蕪湖五毒酒成都薛濤酒山陽陳罈酒清河雙辣酒高郵豨簽酒紹興女兒酒琉球白酎酒楚雄府滴酒貴築縣夾酒南通州雪酒嘉興十月白酒鹽城草艷漿酒山東穀轆子酒廣東甕頭春酒琉球蜜林酎酒長沙洞庭春色酒太平府延壽益酒

文芸看了酒名再加這股酒香直朝鼻內鑽去只覺口饞直流道這酒我都要嘗嘗你先把水牌前面十

罪已晴人評中妙卷

種各取一壺來酒保答應登時取了十壺放在面前又取幾樣下酒之物桌上放了十個酒椀把酒斟了文亦忖道莫非這酒下了毒藥麽嗅了一嗅香不可當拏起一椀酒剛放嘴邊忽然搖頭道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一面說著不可已將十椀都嘗了半椀道酒味雖美那知我生平最喜喫陳酒他這酒都是新釀如何喫得趁酒保在那里張羅賣酒且到前面看看可有陳酒此時只覺發渴須用醇酒解解口渴才好暗暗提著槍出了酒肆走不多時遠遠有個酒望子飄在那里連忙趲行來到酒肆門首只見路旁

有個文士一手提着酒壺一手拏着衣服同一老者講價把衣服賣了估一壺酒去了看那衣服只覺金碧輝煌華彩奪目因上前請問老者老者道此是鸘鷞裘剛才那個文士覆然司馬是當今才子因他生性好飲一時無錢沽酒所以把他賣了文君別了老者走進酒肆撿副座兒坐了有個酒家却是女子正要上來問話又有一人拏着一項金貂前來換酒酒家把那人打發去了這才走到文君面前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俗云將酒勸人終無惡意恐不盡然者読菴

鏡花緣卷二十

第九十七回

仙姑山上指迷團

節度營中解妙旨

話說酒家走到文芸面前道、客官可喜陳酒若要與新酒小店却無此物只好請向別家照顧文芸道我不喜陳酒何必又到你家請教娘子尊姓在此開張幾年了、酒家道小婢姓儀此店自夏朝開設至今將近三千年了、文芸忖道、原來是個老酒店、怪不得那人以貂冠換酒、可見其酒自然不同、因問道你家共

有幾種名酒酒家道我家名酒甚多請問客人還是要飲自古名人所造的陳酒呢還是要飲古來各處所產的陳酒呢文芯道古人名酒固佳但恐其人前後或居一鄉酒味難免雷同我要各處所產名酒酒家即從櫃上檢了一塊粉牌文芯接過只見上面寫的盡是古來各處所產名酒約有一百餘種前後看了一遍道這酒每樣我都嘗一椀如果可口將來自然照顧但今日可肯賒我幾椀酒家搖頭道近來飲酒的每每喫了都怕還錢所以小店歷來概不賒欠客官只看剛才那位姓阮的拏著貂冠還來換酒就

明白了文芥從身上把寶劍取下道就把此劍權押你處你就照著粉牌所開酒名每樣一椀先斟三十椀解解口渴隨後只管慢慢照樣斟來如果醇美把這粉牌喫完我自重重賞你酒家答應拏着寶劍去了文芥看那正面也有一副對聯寫的是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下面落的款是醴泉侯偶題正面有閨秀黃嫣寫的匾是般若湯三個大字各座上人人暢飲個個歡呼酒家剛把三十椀酒擺在面前那股酒香直從椀內陣陣冒將出來文芥只覺喉內倒像伸出一隻小手要來搶喫光景那里忍得

本草云酒久飲傷神損壽又何醫再下毒藥耶　菊如

溺於酒者非不知酒中之害無如明知之而故犯之由於好之深耳　紫巷

往只得發個很道武四思你就下了毒藥我也顧不得了轉眼間三十椀早已告乾把嘴咂一咂道不意世間竟有如此美酒無怪那位司馬先生連鷫鸘裘也不要了我也明知酒是害人的無奈這張嘴不能由我做主只怕將來竟要把命結識他哩話雖如此究竟不可多飲要緊要緊切記切記自己正在囑付酒家道客官可要再飲幾椀文芥思忖多時道索性放量飲幾椀明日再戒罷因向酒家道剛才我已說過你只照着粉牌名色斟來何必又要來問酒家又擺了三十椀文芥仍舊一氣飲乾一連幾次登時把

粉牌所開百十種酒都已飲完只覺天旋地轉立起身來拖著銀槍出了酒肆走未數步跌在地下竟自昏迷不醒文芸同衆人在外面候了多時總不見文芯出陣甚不放心薛選道昨日我同文芯哥哥有約待小弟前去探探文蒨道我也同去文芸道你們此去務要小心二人點頭將馬一縱闖進陣內只覺四處酒氣薰人薛選不會飲酒被這酒氣一薰早已醉倒在地文蒨飲了幾杯也就醉倒文芸等之許久見無消息只得暫且收兵次日武四思命兵丁將文芯送到文芸營裏教他看看文芯身上可有傷痕可曾

服毒這是他自己貪飲過度以致送命若知此陣利害及早收兵如再執迷不醒少不得都同文芸一樣那兵丁交代回去文家弟兄並衆公子團團圍著觀看只見文芸面色如生口中宿酒仍向外流酒氣薰人文芸因他胸前尚溫即請醫家設法解救挨了半日只聽他說了一句後悔無及早已氣斷身亡文家弟兄個個頓足慟哭口口聲聲要殺了武四思方消此恨隨即草草殯殮寄在隣近廟內此信傳到錢玉英耳內聞知丈夫被害只哭的死去活來章氏夫人也是慟哭不已次日武四思又在戰場叫人去破

陣文芸痛恨正要牽領衆人出去只見宋素燕勇唐小峰洛承志道我四人願到陣中探探二哥並薛家哥哥消息看他究竟是何妖術文芸道千萬小心四人來到陣前也不同武四思答話一直衝進陣中到了裏面被酒氣一薰那不會飲酒的早已暈倒在地那會喫酒的先有三分醉意及至鬧到後來弄的糊里糊塗不因不由就想喫一杯了因此凡入陣的莫不被他醉倒衆公子候了一日杳無音信次日都在營中計議文芸道才到第一關就如此失利這却怎好章莊道家這酉水二字而論無非是個酒字何至

如此利害史逃道偏偏我們弟兄所去之人並無一人回來如能略曉其中光景也好設法破他只見家將來報宰燕二位才女要來求見文芸分付請進宰玉蟾燕紫瓊進來向衆人垂淚道我們丈夫被武四思困在陣中存亡未卜特來面請諸位將軍將令願到陣中探聽虛實再來繳令文芸道二位嫂嫂千萬仔細二人答應出了營盤玉蟾騎了銀鬃馬紫瓊騎了赤兔馬一直衝進陣中去了文芸同衆弟兄等候多時忽見從空落下一個人來衆人一看原來是燕紫瓊只見他滿面通紅坐在地下噓噓氣喘史逃忙

飲一杯茶放在面前紫瓊把茶喝了兩口精神略覺清爽衆人問起陣中光景紫瓊立起道剛纔我二人闖進陣去襲面水秀山清無窮美景纔走幾步一股酒香直向鼻孔鑽來玉蟾姐姐不善飲酒受了這股酒氣早已醉倒我到各處探了一遍幸喜我們去的七人雖都醉倒尚屬無妨原想把玉蟾姐姐駝了回來那知他陣中四面安設天羅地網我費盡氣力纔能逃出小峰將軍乃閨臣姐姐胞弟今既困在陣中妹子且到小蓬萊求求閨臣姐姐他如今業已成仙不知可能見面只好且去撞撞說著將身一縱忽然

無蹤衆公子看了略覺放心紫瓊來到小蓬萊走到石碑跟前看見唐敖所題詩句正在嗟歎只見有個道姑在那里採藥紫瓊上前合掌道仙姑請了道姑也還禮道女菩薩從何至此來此有何貴幹紫瓊把要訪唐閨臣顏紫綃之意說了道姑道我在此多年並未見此二人女菩薩訪他有何話說紫瓊把起兵被困之話說了道姑道他這四陣雖有酉水巴刀各名其實總名自誅陣此時雖有幾人困在其內他斷不敢傷害他若傷了一人其陣登時自破紫瓊道昨日文府五公子業已被害爲何仙姑還說這話道姑

道凡在陣中被害的那都是自己操持不定以致如此何能怨人所謂自誅陣者就是這個取義紫瓊道請教仙姑可有破他之法道姑笑道我們出家人只知修行養性那知破陣之術據我愚見女菩薩何不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哩紫瓊聽了正要朝下追問那個道姑忽然不見知是仙家前來點化只得望空拜謝回到大營對衆人說了都摸不著是何寓意文芸道他那座陣團團把城圍住他們出入毫無挂礙何以我們一經進陣就被醉倒必定另有趨避之法那仙姑所說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定。是這個緣故、必須把他兵丁捉住一個、看他身上帶著何物、就明白了。隨即派了卞璧、史述去辦此事、柴燮回後營去了、不多時、卞璧、史述捉住一個大漢、身上搜出一張黃紙、上寫神禹之位四個硃字、細拷那人、才知武四思軍中凡有從陣內出入的、胸前都放這張黃紙、才不爲酒所困。文芸聽了、如獲至寶、卽將大漢打入囚籠、隨卽寫了數千紙條、每人胸前各放一張、點了三千精兵、每人也是一張、文芸道、我們這三千兵須分三隊前進、第一隊卞璧、顏雄二位哥哥領一千步兵從正面正中進陣、第二隊林烈哥哥

同亮蘅兄弟領一千步兵從正面左首進陣第三座蔡崇哥哥同四弟文蓀領一千步兵從正面右首進陣過了此陣凡到關者俱先放號砲小弟同史逖哥哥帶領五千馬兵隨後接應進關後毋許傷害良民章莊兄弟同諸位緊守大營衆人齊聲答應分派已畢約有初更時候各帶人馬一齊衝入陣內誰知六位公子同三千雄兵倒像下了一個酒館個個醉倒在內文芸同史逖等了多時毫無響動甚覺驚慌連忙回營把大漢提出細細拷問才知武四思每逢擺設此陣手下兵將俱不准飲酒至進陣之日內中倘

一個戒字談何容易 蔬菴

有一人在本日預先犯了酒戒連喳去之兵無論多寡也都困在陣內身上雖帶靈符也不中用並且書符帶符之人不獨本日不准飲酒還要焚香叩祝說個戒字才能保得入陣不爲所困文芸命人把大漢仍舊打入囚籠飭同衆弟兄沐浴焚香一齊叩拜虔誠書寫並命各營一概不准飲酒次日書寫完畢復又設了香案叩頭禱告分給衆兵衆兵也都磕頭領受各說戒字當時分派廉亮章蘅領了一枝人馬暘衍章磬領了一枝人馬惟恐陣中正面有自己被困兵將在內都從兩旁進陣四位公子領命帶了衆兵

從兩旁衝進陣去文芸史述在後面接應忽聽連聲號砲慌忙領兵奔到關前望了望城上盡是自巳旗號原來武四思因昨日才陷了文家三千人馬正自得意做夢也不知今日來破陣一切並未準備衆兵攻進城去武四思被亂箭射死衆將打入四籠城上但昔一個女像一個男像却是儀狄杜康還有幾十碗燈被余承志擊的粉碎這里剛把脾位擊了那西水陣還有未盡的妖氣化一陣狂風也都散了接著大隊人馬進城陣內所困兵將俱巳甦醒歸隊宰玉蟾也同文瑩惟文蒒醉在地下被衆兵把胸前誤踹

殘腳業已無救文氏弟兄慟哭一場當即盛殮關上派了章喜章吉章芬章艾帶領四千兵把守歇兵一日即向无火關進發那日離關五里下寨探子來報關前已擺无火陣外面看不見兵馬惟見許多雲霧圍護次日林烈一馬當先前去挑戰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自誅之術能令人自誅未嘗不反而自誅也以酒迷人一經醒眼𥌓之能無立敗蔬菴

鏡花緣卷二十

第九十八回

逞雄心挑戰无火關
破慾念被圍巴刀陣

話說林烈前去挑戰，同武七思鬬了幾合，武七思回馬便走。林烈道：你不過引我進陣，我倒要進去看看，來到陣前，武七思朝裏一閃，早已不見。林烈衝進陣內，只見裏面輕雲冉冉，薄霧漫漫，遠峯忽隱忽現。疎林旋露旋藏。把神寧了一寧，下馬緩步前進，雲霧漸淡，月色微明，四面也有人烟來往，各處花香鳥語，頗

可盤桓迎面有座衝天白石牌樓上寫不周山境四個大字穿過牌樓路旁遠遠一座高嶺十分嵯峨遥見山下立著一條大漢不知為甚暴跳如雷喊了一聲把頭直朝山上觸去只聽呱剌剌一聲響亮倒像起了霹靂一般把林烈振的只覺滿耳鐘兒磬兒亂響再看那山已被他觸的缺陷了半邊那欽陷處塵土飛空烟霧迷漫霎時天昏地暗好不怕人慌忙跑開道嚇殺我了從未見過這樣鐵頭我想此人之頭即使純鋼鑄的也不能把山觸通大約總是這股怒氣所使可見孟子至大至剛之話並非無因而發的

而又有一條大漢立在那里也是怒氣衝衝忽見一隻猛虎比水牛還大直向那漢奔去林烈道此人手無寸鐵這卻怎好只見那虎離此人不遠正要迎頭撲去忽聽那人大喊一聲圓睜二目忽把眼角裂開冒出幾點熱血直射虎面濺去那虎著了此血身子幌了一幌幾乎跌翻只聽吼了一聲逃竄而去林烈道剛才那人之頭把山觸通業已奇極那知此人眼角之血竟會打虎可謂奇而又奇莫非他眼中會放彈麼前使放彈也不過嚇虎躲虎又安能畏彈可見此人眼角之血竟勝於彈將來竟可叫做鐵血了

以此類推原來氣之爲用竟是無所不可忽見那面有個婦人在那里燃火煉石林烈上前問道請教大娘煉這石塊有何用處婦人道只因有個大漢把不周山觸壞天維被他振的也有徼缺我煉這石要去補天、林烈忖道原來石可補天。無怪杞人要發愁了。又朝前進道旁現出一座戰場有個黑面大將在那里殺的烟霧衝天忽聽他喊了幾声、就如霹雷一般、振的耳根嗡嗡亂響內中只聽得一句、力拔山兮。氣蓋世。林烈點頭道氣能蓋世怪不得孟子有塞於天地之間那句話哩遊了多時甚覺腹飢路旁有許多

店面進前看時那賣飲餅的只得酒肆茶坊蒸餅饅頭之類信步走到一個蒸餅鋪正要進去只見裏面坐著一人都是周朝打扮不知為甚同人吵鬧氣的頭髮根根直豎把頭上戴的冠都衝起來看罷吐舌道這人如此硬髮若被他打上幾髮如何受得住離開他罷走到間壁饅頭鋪又有一個周朝人坐在那里倚著桌案不知為甚氣的鬍鬚根根直豎把桌案都戳翻了嚇的連忙走開道這人更惹不得設或性子發作起來把鬍子朝你身上亂戳還戳幾個洞哩又走到一個肉包鋪裏面蒸的肉包熱氣騰騰兩旁

坐着無數罪犯都是披枷帶鎖鵠形垢面個個歎氣唉聲上前拱手道諸位爲何犯此重罪我看你們人人嗟歎莫非有甚冤枉誤犯此罪麽衆人都歎口氣道這是自作自受有何冤枉因手指燕龍道我們的罪都是爲他而起以致弄出人命事來此時身不由已後悔無及但願將軍奉勸世人把個忍字時時放在心頭即使命運坎坷只要有了忍字無論何事總可逢凶化吉不遭此禍了林烈聽了正要答話忽聞一股臭香撲鼻那廂有個素饍店行至跟前把馬拴在外面走進去檢張桌兒坐了再看那些吃饍之人

譏諷皆可警戒蒸籠

耐字又是續仙丹蒸籠

個個面黃肌瘦都帶病容剛把煙喫了忽又蹙額皺眉嘔了出來及至勉強重復喫進少時仍舊嘔出又有許多肚腹膨脹之人也是骨瘦如柴飲食費力個個愁眉苦臉極其可憐因拱手道諸位爲何染此重恙莫非命運不齊患這樣病麼衆人都歎口氣道這病何關命運總是自作孽因指蒸籠道無非因他而起以至日積月累弄的食不下咽無藥可醫如今後悔已晚但願將軍奉勸世人把個耐字時時放在心頭卽使命運不齊只要有了耐字無論何事總可轉禍爲福不染此患了林烈把蒸籠望一望道怎麽此

處蒸籠竟如此害人那邊被他害的都身犯重罪這里又被他害的都不能飲食如此可惡等我喫了粟饃再同他算帳一片聲喊叫快拏饃來走堂雖然答應却把饃拏到別桌去林烈喊道你這囚徒大約因我後到不肯把饃拏在人前難道我連露肘破肩的乞丐也不如麼再不拏來你且喫我幾拳走堂見他喉急只得把別桌剩的冷饃湊了一盤送來林烈一見不由心頭火起拏起盤子照著走堂臉上連饃一齊摜去那盤子恰恰插在走堂面上喊了一聲打死我了渾身是血早已跌翻只見四處蒸籠熱氣直朝

外甥林烈道我正要同你算帳你還朝我冒氣索性給他一不做二不休雙手舉起大刀照著那些蒸籠左五右六一陣亂砍登時自已無名火引起陣內那火四面熱氣都向口鼻撲來一交跌倒昏迷過去次日譚太葉洋進陣也無消息文芸十分着急暗暗命人把武七思兵丁捉了一個細細搜檢胸前有一張黃紙寫著皇唐貫師德之位大家甚為詫異立時沐浴焚香寫了許多分給衆兵照前說個戒字帶在胸前到晚派魏武尹玉卞壁各帶兵馬一千進陣余承志洛承志帶領接應衆兵只等號砲一響就衝殺過去那

知等之許久竟似石沉大海文芸又將那兵丁提出再三拷問受刑不過才說出實情原來身上雖帶了黃紙仍須寫個忍字焚化吞服內方能進陣出入自如但不許動怒生氣一經誤犯更有性命之憂文芸命人把他打入囚籠即如法炮製果然把陣破了攻進城內武七思久已逃竄城上供著其工霸王藺相如朱亥諸人牌位當即焚毀陣內所困譚太葉洋林烈三人均已無救隨即盛殮大兵陸續進關宋素安撫百姓秋毫無犯文芸把西水關章氏弟兄分了兩個來此鎮守歇宿一宵正要起兵只見女營來報

文蔚之妻郁紅英林烈之妻林書香譚太之妻譚蕙芳栗洋之妻葉瓊芳俱投環殉節章文兩府弟兄聽了好不傷悲只得裝殮題和同衆人之柩寄在一處並派兵丁看守這日來到巴刀關安營下寨次日湯衍出去挑戰同武五思鬭了兩合卽引進陣去湯衍進了巴刀陣但覺香風習習花氣溶溶休問鳴鳥宛轉池內遊魚盤旋各處盡是畫棟雕梁珠簾綺戶那派艷麗光景竟是別有洞天於是下馬緩步前進微聞環佩之聲只見有二女子遠遠而來生得嬌妍絕世美麗無雙那路旁的鳥兒見了這兩個美人早已

高高飛了，池內游魚也都驚竄深入，又有一個美人不知爲甚，忽然用手捧心，那種張目蹙額，媚態令人看著，更覺生憐，轉到前面，順步看去，接接連連，盡是絕美婦女，也有手執柳絮的，也有手執椒花的，也有手執錦字的，也有手執團扇的，也有手執紅拂的，也有手執鮮花的，個個彬彬大雅，綽約絕倫，欲上前同他談談，無奈這些婦女都是正顏厲色，那敢冒昧唐突，惟有空懷羨慕，徒自[illegible]延看了多時，只得歎氣身向別處走去，行未數步，兩旁俱是柳巷花街，其中美女無數，莫不俊俏風流，正要上前談談，忽聞一陣

習今之喪男火防苛初念未嘗不明皆誤於轉念蔬菴

花香原來路旁一片芍藥開的甚覺爛熳花間走出一個美女懷抱琵琶手執一枝芍藥笑道郎君到此即是奇緣果蒙垂青願諧永好陽衍正在心蕩神迷一聞此語慌忙接過芍藥道承女郎見愛何福能消但未識芳閨何處女子道儂家離此甚近穿過這條花街過了那條衚衕巷前面一帶桑林便是婢子先去烹茶恭候望郎君玉趾早臨即向桑林去了陽衍樂不可支剛要舉步復又忖道莫非他要害我麽思忖多時忽又笑道癡子癡子天下豈有美人而能害人之理況如此絕色即使不測亦有何妨於是急急趕

此關惟仙佛能破聖賢不亂英雄往往不免　蔬菴

聞吾之言驟兵　蔬菴

去歡歡喜喜成其好事次日章芹文萁文菘也衝進陣去隔了一日武五思命人把陽衍章芹文萁文菘四個屍首送到大營並勸文芸章荭早早收兵若再執迷不醒這四人就是前車之鑒文芸章荭見兄弟被害十分悲慟登時傳到女營陽墨香戴瓊英聞知此信卽到大營撫著陽衍文萁屍首慟哭一場姑嫂兩個旋卽自刎由秀英田舜英得了丈夫凶信把文菘寶劍每人各拏一把暗暗騎了兩匹馬來到陣前口口聲聲只要武五思出來答話兵丁報進武五思乘馬出來遠遠望見秀英舜英不覺喜道孤家正在

鰥居寂寞、那知天送兩個絕色女子與我、一面思想已到陣前、正要細細盤問秀英舜英、早已右手執著寶劍、左手抖著絲繮、望前奔來、武五思看見二人執劍放馬、全不在部位上、純是一團溫柔嬝娜樣子、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可憐、意欲把兩個活捉過來、又萬萬不能、只得狠一狠道、如今只好留個絕色、把那姿色略次的結果了罷、即舉大斧向著舜英迎頭砍去、舜英馬望旁邊一閃、一斧砍空、隨又一斧、才把舜英砍下馬來、秀英一見、那敢怠慢、雙手舉劍、用盡平生之力、趁勢一劍、刺去恰中肋上、武五思喊了一聲、坐

男兒欲報君恩直死在沙場是善終於女子尤不可得如此慘死不愧才女不愧烈女膺誥命厚福者又當何如耶 蔬菴

不住雕鞍跌倒在地秀英慌忙也跳下馬去一連又是兩劍早已結果衆兵見秀英如猛虎一般誰敢上前一齊放箭秀英跨上馬去身上業已中箭仍催馬上前又傷了幾人登時死於亂箭之下及至文芸得信帶兵前來接應秀英舜英已經被害幸喜把屍首搶回來到營盤誰知文菘困在陣內未受大傷竟自甦醒過來文芸喜出望外把衆人殯殮寄在廟內次日宋秉同卞璧也困在陣內這里四處派人捉拿武氏兵丁偏偏一個也捉不著衆公子正在發愁恰好燕紫瓊從小蓬萊回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英雄不異
豪傑爽友
係是絕色
蒻菴

鏡花緣卷二十

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將軍遊幻境
發慈心仙子下凡塵

話說燕紫瓊來到營中道、我因丈夫被困、即至小蓬萊一步一拜、叩求神仙垂救、適蒙仙人賜了靈符一道、靈藥一包、此符乃請柳下惠臨壇臨期焚了自有妙用、文芸道、這藥有何用處、紫瓊道、據說此藥是用很毀之心配成、凡去破陣之人、必須腹內先喫了很心藥、外面再以柳下惠三字放在胸前、到了陣內隨

他百般蠱惑、斷不為其所害、再有靈符之力、其陣自然瓦解、把符藥交代回女營去了、到了二更、文芸派了兵將、焚了靈符、把陣破了、攻進城去、裏面雖有張易之差來幾員將官、那里禁得眾公子一齊并力、早已抱頭鼠竄而去、宋素卞鑒向日都不在色慾上留意、所以都好好回來、武五思家中一無所有、惟供著許多女像、當即一一焚毀、文芸也領大兵進城、宋素安撫百姓、歇宿一宵、次日派了蔡崇、褚瀏帥領二千兵、在此鎮守、大隊人馬又朝前進、這日來到才貝關武六思早已把陣擺了、來到疆場、喝道、誰敢破我此

醫此病者最多殊筷

嗅章莊縱馬出來同武六思略鬪兩合卽衝進陣去到了裏面只見四處青氣衝霄銅香透腦章莊不覺歎道世上腐儒只知妄說銅臭那曉其香之妙可惜未被這些臭夫聞此妙味遠遠望去各處銀橋玉路朱戶金門光華燦爛頗有富貴景象慢慢提著絲繮來到一座衝天牌樓上面寫著家兄兩個金字穿過牌樓人來人往莫不喜笑顏開手內持錢錢有大小其字亦多不同有寫天下太平的有寫長命富貴的只見有個晉代衣冠之人生得面黃肌瘦肚腹鼓脹倒像患了積痞一般坐在那里四面許多錢把他圍

圖圍住他却滿面歡容一個一個拏著賞玩正朝前進忽見一個大錢阻住去路那錢豎在那里金光閃閃其大無對下面密密層層有億萬人來來往往都想爭奪此物細細看去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無一不有也有緋袍象簡在那里伸手的也有胥吏隸役在那里勒索的也有捏造詞訟在那里詭詐的也有設備賭具在那里引誘的也有怒目橫眉在那里恐嚇的也有花言巧語在那里欺哄的也有暗設牢籠在那里圖謀的也有揣寫假字在那里撞騙的也有鑽穴踰垣在那里偷竊的也有殺人放火在那里搶劫

想不得的可知錢刀利害[illegible]

的種種惡態不一而足大錢之下懸著無數長梯梯旁屍骸遍地白骨如山都因妄求此物死於非命章莊看了暗暗點頭嗟歎不已遠遠見那錢孔之內銅馨四射金碧輝煌宛如天堂一般把馬拴在一旁沿梯而上走到錢眼跟前輕輕鑽進四處一望裏面盡是瓊臺玉洞金殿瑤池地下碧玉為路兩旁翡翠為牆氣象之富景致之精迥非人世所有遊玩多時越看越愛忖道如此洞天福地倘得幾間幽室在此暫住幾時也不枉人生一世正在凝想迎面忽現一所高堂大廈走進看時前後盡是瓊樓瑤室畫棟朱欄

此後純是一篇餞人眞是千古絕唱千古奇文　菊如

各種動用器皿件件俱全看罷雖然歡喜復又搖頭道這樣精室若無錦衣美食兩手空空也是空自好看再到各房張望誰知那些錦繡綾羅山珍海錯金銀珠寶但凡喫的穿的用的無一不備不覺恨道早知如此爲何不將僕婢帶來只見有個老蒼頭手挐名單帶著許多長隨小厮上來磕頭又有一個老嫗帶著幾個髩環也來叩見章莊道那個蒼頭名叫甚麼你們共來幾人蒼頭道小人姓王因我年老人都稱我王老連老奴共有十六人來此伺候現有衆家人執事名單請恩主過目章莊接過只見上面寫著

管總帳家人二名四柱二柱看罷點頭道管理總帳全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算的明白今派四柱倒也湊巧為何又把二柱派在內呢二柱道只因小人算盤不精往往算錯只能管得兩柱故此王老把小人派了幫著四柱做個副手章莊道他也是個人你也是個人為何你只管得一半以後必須好好學算盤倘把算盤學精就是替人管管錢穀徵比也是好的二柱連道兩個是閒在一旁章莊又朝下看管廚家人一名對文把頭點點道廚子最愛開謊帳全要替他核對明白今派對文管理倒也罷了但你不可因

他開謊帳就便也加上些我主人就架不住了對文道小人不敢但只每日茶酒洗澡幾個零碎錢還求主人見諒章莊道只是不要過於離奇這都使得天下那有分文不苟的況且你又不圖廉潔牌坊對文道道是恩主明見章莊又朝下看管銀家人一名五分管錢家人一名四文章莊道管銀錢家人却派五分四文這是何意五分道小人向日做人最老實凡有銀子出入每兩只落五分從不多取所以王老特派小人管這執事四文道小人向日也最老實每錢一千只知四個底兒不像那些下作人每錢一千不

但偷偷摸摸倒串短數還攙許多小錢小人斷不肯
的章程點頭道每兩五分每千四文也還不多都算
要好的就只你們名字被外人聽了未免不雅必須
另改才好王老道不消改得他們都有乳名就叫乳
名也好五分道小人乳名揄荻四文道小人乳名比
輪章程道將來再派比輪替我照應照應車輛怪不
得五分生得又瘦又小原來乳名却叫揄荻外面刮
動風須要留神設或被風吹去我的銀帳少不得又
要另換新手那時再想你五分只怕不止了又把單
子看去管金珠家人一名寶貨管紬緞家人一名豐

兎生筆下加許多綫真可通神使鬼矣謔菴

貨管果品點心家人一名藕心管魚鰕海菜家人一名鮫文管酒家人一名半兩管厠家人一名赤爪管門家人一名厭勝厨子二名契刀錯刀水夫一名貨泉章莊道那寶貨豐貨以及藕心幾人派的執事都還相稱但管酒家人爲何却派半兩王老道老奴因他素日替主人管酒不敢過於弄詭每日只偷得半兩不過略略彀彀饞蟲所以小人派他管這執事章莊道每日只偷半兩並不爲多此人派他管酒也還不差但派定之後莫要認眞放出量來那可使不得半兩道恩主只管放心小人量窄即或放量也不過

幾杯兒章莊道莫講每日只得半兩就是再添幾兩
這個東道我老爺也做得起就只怕的久而久之把
兩丟了上了斤或者才開一鐔你倒先去了半鐔我
可供應不上了這都慢慢再定章程我還要問蒼頭
你把茅厠派了赤仄這是何意王老道老奴因他名
内仄字原是厠的本字難得這樣巧合又因他生赤
惟恐厠内倘有赤痢血痔之類也好教他觸目驚心
時常打掃因此把他派了黄莊點頭道這個也還人
地相宜爲何你把管門家人却派厭勝呢王老道老
奴派他却有深意因他素日替人管門最厭客人來

客皆擋盡　藕花

原來可以缺得的道是創論眞是妙論　孫花

拜他這脾氣恰恰與姓相合並且勝字也可讀做平聲所謂厭勝者就如厭之不勝其厭之意因其如此之厭所以凡有客來總是一概回他不在家且又能言善辯憑着三寸不爛之舌能令客人不得進門門上有了這樣能事家人恩主於五倫之中雖於朋友這倫有些欠缺畢竟少了許多應酬之煩人生在世只要自已暢心適意那里管他五倫四倫就缺幾倫也還是個人難道人家就不把你當人麼章莊道你這蠢材莫非瘋了怎麼同我你呀我的混鬧起來王老道老奴只顧亂說那知說的倒忘形了章莊道厭

勝善於回客可有什麼憑據麼王老道雖無憑據却有一個笑話當日他晢人管門一日適值主人的表叔走來正要進內厭勝未曾留神只當客人來拜連忙上前攔住道我家主人不在家請老爺改日再來罷這位表叔大爺聽了上前狠狠踢了一腳道你這囚徒也不仔細看看我是你主人的表叔怎麼也回我不在家一面說笑又將小廝名單拿上上面寫着四人名姓是沈耶蔦眼荇葉荼子章就把四人望了一望只見個個腰如弱柳體態輕盈無是風兒略大就可吹得倒的都是絕美的俊僕那老嫗也把俊婢

髩環帶來侍立一旁章莊道你姓甚麽他們都叫什麽名字老嫗道老婢姓子那些姐兒哥兒因我年老都叫我子母叫來叫去無人不知倒像變成名字了這個名字內中有個母字雖不喫虧但仔細想來到底過板今日老爺何不替我起個風騷名字哩倘能又嬌又嫩不像這麽老腔老板那就好了章莊問道這個老狐狸頭上並無一根黑髮還鬧這些花樣倒是一個老來俏我且騙他一騙因說道你要改名字惟有青蚨二字可以用得雖係蟲名乃人人所愛之物你若改了將來必是人人喜愛況這青字就有無

點好處諸如青春青年之類都是返老還少之意並
且內中還有青絲你目下髮雖如霜叫來叫去安知
不變滿頭青絲呢子母道多謝老爺厚意如今改了
青扶日後設或有點好處我一定繡個眼鏡套兒送
你老人家章蘅道再過巳十年我眼睛花了少不得
要託你做的這六個僕婦都叫什麼名字管什麼執
事子母道一個是替奶奶管香粉的名叫白選一個
是替奶奶管臙脂的名叫紫甜這個專管奶奶裹腳
術名叫貨術那個專管奶奶挑雞眼名叫雞目還有
兩個一名綏環專管奶奶釵環一名傳形專替奶奶

畫小照章莊道奶奶纔足要用多少布却要派人專管倒是這個畫小照的却不可少並且連挑雞眼也都派人雖爲你想的到將來告訴奶奶一定要賞的但那縱環爲何生的那樣瘦小莫非有病麽子母道縱環雖瘦還算好的剛才還有幾個僕婦諸如水浮風颿裁皮糊紙之類都生的過於瘦弱老媍惟恐不能做事都回他們去了章莊道那八個丫鬟都叫什麽名字子母手指四個年紀大的道那穿白的名叫二銖專管奶奶銀帳穿青的名叫三銖專管奶奶錢帳穿紅的名叫四銖專管奶奶醬帳穿黃的名叫五

銖專管奶奶興帳他們都以銖字爲名就如五分四女之意每日所落不過幾銖斷不敢多取的又指四個年紀小的道一名將兒專管奶奶幣帛一名泉兒專管奶奶茶水三名布兒專管奶奶洗脚布四名刀兒專管奶奶修脚刀章莊道奶奶洗脚布修脚刀也都派人你這辦事可得上等考語叫做明白請練辦事情許衆人領了執事退出髩環亲來安設牀帳章莊手執茶杯復又付道今日那教那個髩環暫伴一宿呢正在凝思忽有四個絶色美人前來陪伴問其姓名一名孔方一名周郭一名肉好一名元寶四人

先生不是長殖中人何以曾錢如許　蓀叔

陪著用過寘到晚就寢次日起來有這些美人陪伴天天珠圍翠繞美食錦衣享盡人間之福過了幾時四個美人都已有孕忙向三官跟前焚香叩禱各佩男錢一枚以爲得子佳兆那知四美竟生五男章莊因兒子過多要想生個女兒於是又找幾個女錢給他們佩著果然又生二女這五男二女年紀略大請了一位西席敎他們念書那位西席年紀雖老却甚好學每逢出入總有文字隨身就只爲人過於古板人都稱他老官板又過幾年陸陸續續把兒女都已婚配真是日月如梭剛把兒女大事辦畢轉眼間孫

老官板三字天生地成　蓀叔

兒孫女俱已長成少不得也要操心陸續辦這嫁娶不知不覺曾孫繞膝年已八旬這日拿鏡子照了一照只見面色蒼老鬚已如霜猛然想起當年登梯鑽錢之事瞬息六十年如在目前當日來時是何等樣精力強壯那知如今老邁龍鍾如同一場春夢早知百歲光陰不過如此向來所做的事頗有許多大可看破今說也無用且尋舊路看看當年登梯之處即至錢眼跟前把頭鑽出朝外一探不意那個錢眼漸漸收束起來把英雄套住竟自進退不能文營衆將見章芍進陣到晚無信次日宋素燕勇又要進陣文

豈道宋家哥哥現在大營執掌兵權豈可屢入重地況前在西水陣業已受困多日營中人心頗爲惶惶何必又要前去宋素道衆弟兄在此捨死忘生不辭勞苦原是爲著我家之事今我反在營中養尊處優置身局外不獨難以對人心中又何能安況死生有命兄長斷斷不要阻我即同燕勇進陣也是一去不返次日燕紫瓊宰玉蟾聞得丈夫又困在陣內嚇的驚慌失色坐立不寧二人商議惟有且到陣中看看光景再爲解救如無指望就同丈夫完名全節死在陣內到也罷了當即命人通知大營各路征駒闖進

陣去武六思忽見兩個婦女進陣惟恐逃遁忙又作法焚符密密佈了幾層天羅地網又芸只當紫瓊必定回來那知也是毫無影響因向衆人道此時連宋家嫂嫂也不回來其中邪術自必更甚據小弟愚見我們只管同他對敵切莫輕入陣內俟宋家嫂嫂回來再作計較顏崖聽了正因連日未雪大忿心中氣悶當卽請令帶領精兵一千前去挑戰恰好張易之張昌宗因折了三關甚覺害怕又差李孝逸統領大兵前來接應早被顏崖把他偏將傷了兩個次日魏武也去討戰一陣銀槍也傷他一員大將李孝逸因

連傷三將十分氣惱卽親自出馬文營衆公子也到陣前余承志洛承志一見想起當年父親被害之事恨不能生食其肉各催坐下馬槍顫並舉與李孝逸戰在一處鬭了多時李孝逸被余承志一槍刺在腿上大敗而逃衆公子帶領人馬一擁齊上把各兵殺的五零四散各自逃生及至再去討戰並無人應只好暫且回營恰好把李孝逸兵丁捉了幾個身上搜撿一無所有細細拷問都說到關之日武六思給了一椀符水喝在腹內一連幾個隔别訊問都是如此次日又去挑戰武六思只在陣前立著叫人去破陣

並不出馬及至衆人趕到跟前他即跑進陣去幸虧剛要收兵他又百般叫罵文芸氣的暴跳如雷正要催馬進陣只見余承志洛承志唐小峰章蘅章薊史述顏崖尹玉一齊攔住道連日章莊宋素二位哥哥俱困陣內此時營中惟仗哥哥調遣今再進陣設被圍困豈不令諸將無主麼我們八人情願領精兵八百進陣看看虛實再來繳令文芸只得應允回營八位公子帶著八百精兵衝進陣去裏面登時也變出八百八個幻境都是各走一路彼此不能見面那有主意的把錢不放在心上任他搖惑總不動心還不

至有害最怕是見錢眼紅起了貪心自然生出無窮事端性命也就莫保了文芸見他八人一去不歸更覺發慌次日又去討戰武六思立在陣前任你辱罵總不出馬文芸看看手下雖有強兵猛將無奈這陣圍在關前不能攻打城池徒自發急那女營之內司徒娬兒宋良箴洛紅蕖鄴芳春酆錦春宰銀蟾秦小春廉錦楓八位才女聞得丈夫困在陣內嚇的淚落不止一連數次遣人到大營打聽總無影響看看又是一日這八個才女走出走進歎氣唉聲不知怎樣才好那跟前有子的還有三分壯膽那無子身上有

孕的也有一分指望就只那跟前一無所有的到此地位毫無想頭只等凶信一到相從於地下這就是他收緣結果一時想起碑記中薄命之話再看看書香秀英諸人前車之鑒不由不毛骨悚然肝腸寸斷洛紅蕖惟有焚香求闔臣來救小峰之命衆人見他如此也都沐浴焚香叩求過往神靈垂救八人一連跪求三日水米不曾沾牙眼淚也不知流了多少眞是至誠可以感格那青女兒玉女兒早已約了紅孩兒金童兒各駕風火輪來到女營文芸聞知即親自迎到大營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巴刀關傷人旣衆而於此關尤甚蓋有才貝者不
畏英雄英雄至此則無用武之地矣妄得不困蔬
菴

兩關尚未打破後書僅剩一冊即筆端有舌一時如何說得完結豈知散時如花片隨風聚處若水組蹤穴操縱之機早有成竹信乎其化矣　蘭蓀

鏡花緣卷二十

第一百回

建奇勳節度還朝

傳大寶中宗復位

話說文芸同眾公子把紅孩兒四仙邀進大營問了備細復又施禮道蒙四位大仙法駕光降現在武六思抗拒義兵肆其邪術困我多人以致我主久禁東宮。不能下慰臣民之望惟求早賜手援紅孩兒道我們當日原與羣芳有約今因苦苦相招不能不破殺戒亦是天命莫可如何事不宜遲將軍就於今夜三

更帶領人馬前去破陣我們自當助你一臂之力文芸再三稱謝道請教大仙他這陣內是何邪術金童兒道此陣名喚青錢陣錢爲世人養命之源乃人人所愛之物故凡進此陣內爲其蠱惑若稍操持不定利欲薰心無不心蕩神迷困而失據文芸道請示大仙曉間須由幾路進兵紅孩兒道只消三枝人馬到了夜間將軍命人預備香案我等將王衍崔均二公靈魂請來借其廉感庶免阿堵銅臭之患少時百果仙姑就到臨期金童大仙同了百果仙姑即先進陣以核桃先救被困各兵那時將軍領一枝人馬隨同

小仙破他陣之正面，再發兩枝人馬，一隨青女仙姑破他左面，一隨玉女仙姑破他右面。好在武氏弟兄除罷自誅陣之外，一無所能。此陣一破，其關不消費力，唾手可得了。支芸道：「請教核桃有何用處？」青女兒道：「今夜凡去破陣之人，臨期每人必須或食核桃或葧臍十數枚，方能避得那股銅毒。」支芸道：「何以此二物就能解得銅毒？」玉女兒道：「凡小兒誤吞銅器，即多喫核桃，其銅即化為水。如無核桃，或葧臍也可。將軍如不信，即取銅錢同核桃或葧臍慢慢嚼之，其錢立時粉碎。」支芸隨即命人多備核桃、葧臍，以為破陣之

用誰知城外並無此物忽報有佐仙姑手提花籃來至大營原來是百果仙子到了文芸慌忙迎接進內青女兒道仙姑爲何來遲百果仙子指著花籃道我因此物不夠將軍之用又去找了幾個因此略爲躭擱將花籃付給文芸道將軍可將籃內核桃凡進陣之兵每人分給數枚分散完畢仍將此籃交還小仙另有妙用文芸接過一看只得淺淺半籃不覺暗笑玉女兒道將軍今晚要帶多少兵丁進陣文芸道共分三處必須三千人馬玉女兒笑道莫講三千就是再添幾倍他這核桃也夠用的文芸即託孫武薛遜

挑選精兵三千、每人十枚、按名分散、薛選把花籃抬了走出營外、同魏武商議道、剛才那位玉女仙姑說再加幾倍、這核桃也夠用的、既如此、每人何不給他二十個、看他可夠、況且多喫幾個、走進陣去、更覺放心、於是按著營頭、分散、及至把三千兵丁散完、再看籃內、仍是淺淺半籃、魏武道、據我愚見、這樣不花錢的核桃、我們索性把那不進陣的衆兵、也犒勞犒勞、能、薛選道、設或用完、怎麼回去交令、魏武道、倘或不夠、我們給他剩幾個也好交令了、二人隨又按營分派、每名也是二十個、那些兵丁、一個個也有擡筐的

也有擔擱的亂亂紛紛鬧了許多工夫才把二十萬兵丁散完再把盤內一看不過面上去了薄薄一層薛選只管望著盤內發歎魏武道你思忖甚麼薛選道我想這位仙姑若把這盤核桃送我我去開個核桃店豈不比別的生意好麼魏武笑道你若開了核桃店我還弄些大扁杏仁來託銷哩說著一同來到大營交令百果仙子把花籃看了向女芸笑道今日營中有了小仙核桃將軍可省衆兵一餐之需女芸道這却為何百果仙子道三十萬兵丁每人都有二十個核桃還算不得一頓飯麼魏武薛選一面笑著

把分散衆兵之話說了、文芸這才明白、衆公子聽了莫不吐舌稱奇、讚歎不已、少時擺了素齋、大家略爲喫些、到了三更、營中設了香案、文芸虔誠禮拜、紅孩兒焚了兩道符、百果仙子提著花籃、同金童兒先進陣中去了、魏武章也領了一千人馬隨在青女兒之後、薛選章衡領了一千人馬隨在玉女兒之後、文芸帶著一千人馬、跟著紅孩兒三路人馬一齊衝進陣去、霎時邪氣四散、紙人紙馬紛紛墜地、魏武薛選早已攻進關去、四處號砲衝天、文芸方才進城、後面接應人馬也都到了、武六思早已逃竄、他向無妻室所

有僕人也都四散家內供著和嶠牌位早被衆公子擊碎再查所困陣內之人章莊燕勇宰玉蟾燕紫瓊在陣多日均已無救餘皆無恙至宋素雖亦在陣多日因他素於錢上甚爲冷淡所以未曾被害即將衆人殯殮大隊人馬進關衆百姓都是焚香迎接歡聲載道文芸把武六思家內查過正要前去拜謝衆仙忽有軍校飛報那五位大仙未曾進關忽然不見連宋素文蕊二位公子也不知何處去了文芸火速命人四處追尋並無踪影這日略爲安歇次日又報四處勤王之兵刻日可到文芸又寫了書信暗暗通知

張東之等於某日、都在東宮會齊、文芸查點人馬、與
未損傷一兵、男營之中被害的是亮莊章芹文蕓文
萁文芣林烈陽、衍燕勇譚太葉洋、女營之中被害的
是由秀英田舜英、宰玉蟾、燕紫瓊自盡的是邵紅英
戴瓊英林書香陽墨春、譚蕙芳、葉瓊芳、文芸想想當
日起兵時、原是好好弟兄五個、今二三五弟都沒於、
王事、已覺傷痛、及至大功垂成、四弟又復不見、只剩
獨自一人、手足遽心、真是慟不欲生、又恐章氏夫人
悲傷成疾、只得勉強承歡、每聽半夜哀鴻、五更殘角、
軍中警枕、淚痕何嘗得乾、正要統領大兵前進、張易

之聞知各關攻破消息、因太后抱病在宮、即假傳勅旨、差了四員上將、帶領十萬大兵前來迎敵、被衆公子帶着精兵殺的四散逃生、諸軍齊集長安城下、張柬之、桓彥範、李多祚、袁恕巳、薛思行、崔元暐、李湛、敬暉、得了此信、立即帥領羽林兵同文芸、余承志、洛承志等、把中宗迎至朝堂、斬張易之、張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病中驚起、問誰作亂、李多祚道、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已除二患、惟恐漏洩、故未奏聞、但臣等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光景不好、只得說道、叛臣既除、可命太子仍回東宮

桓彥範道昔日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當即收張昌期等立斬於市次日太后歸政中宗復位上太后尊號爲則天大聖皇帝大赦天下諸臣序功進爵中宗因此事雖賴張柬之等翦除內患但外面全是文芸一千衆將血戰之功故將起兵三十四人盡封公爵妻封一品夫人追贈三代賜第京師其有被害以及盡節者男入賢良祠女入節孝祠所有應得公爵令其子孫承襲並又派官換回鎮守四關各將衆公子謝恩退朝暫歸私邸地方官帶領夫役起造府第卞濱見了

是書一百回皆一氣呵成無接下不表諸看要兮正文已畢那故爲拔下一語遊賤結之盡見其書回符今緯通體兩貫皇彝界說部所能及用芳如

卞璧喜出望外各家歡慶自不必說過了幾時太后病愈又下一道懿旨通行天下來歲仍開女試並命前科衆才女重赴紅文宴預宴者另錫殊恩此旨一下早又轟動多少才女這且按下慢慢交代却說那個白猿本是百花仙子洞中多年得道的仙猿他因百花仙子謫入紅塵也跟著來到凡間原想等候塵緣期滿一同回山那知百花仙子忽然命他把那泣紅亭的碑記付給文人墨士去做稗官野史他接了這碑記日月尋訪何能湊巧轉眼唐朝三百年過去到了五代晉朝那時有一位姓劉的可以承當此事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仙猿把碑記交付他並將來意說了他道你這猴子好不曉事也不看看外面光景此時四處兵荒馬亂朝蔡暮楚我勉强做了一部舊唐書那里還有閒情逸志弄這筆墨仙猿只得唯唯而退及至到了宋朝訪着一位复姓歐陽的還有一位姓宋的都是當時才子也把碑記送給他們看了二人道我們被這一部新唐書鬧了十七年畢前心血殆盡手腕發酸那里還有精神弄這野史這仙猿訪來訪去一直訪到聖朝太平之世有個老子的後裔略略有點文名那仙猿因訪的不耐煩了沒奈何將碑記付給此人還

自回山此人見上面事蹟紛紜鋪敘不易恰喜欣逢聖世喜戴堯天官無催科之擾家無徭役之勞玉燭長調金甌永奠讀了些四庫奇書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餘閒涉筆成趣每於長夏餘冬燈前月夕以文爲戲年復一年編出這鏡花緣一百回而僅得其事之半其友方抱幽憂之疾讀之而解頤而噴飯宿疾頓愈因說道子之性旣嬾而筆又遲欲觀全稿不卜何時何不以此一百回先付梨棗再撰續編使四海知音以先覩其半爲快耶是乎小說家言何關輕重消磨了十數多年層層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

月鏡花緣三字結的趣味深長而後錄字九今我神往若如

文章自家做來做去原覺得口吻生花他人看了又看也必定拈花微笑是亦緣也正是鏡光能照眞才子花樣全翻舊稗官若要曉得這鏡中全影且待後緣

前以唐敖爲主後以閨臣爲主均入蓬萊不復出矣唐敖不以父女之親而卽見閨臣不以兄弟之愛而卽歸是筆力勁拔處唐敖雖未見而已識其蹤閨臣雖未歸而共知其力是筆底轉換處神龍見首不見尾可喻其妙疏菴

此集甫讀兩卷余適有他役及返而開雕已過半

矣惟就所讀數本附管見所及妄贅數語於各篇之首末識有當萬一否弟回憶數年前捧讀是書中間十餘卷其中細鍼密線筆飛墨舞之處猶宛然在目而竟不獲爲之一一指出實爲恨事然竊喜諸同志爲之標題評有先得我心者矣又何恨焉菊如識

興至讀書嘯月狂來究睬談天闢奇觀於耳目未經癒知有癖僂秘笈而鬼神欲泣只爲無聊鏡花緣者色相皆空因緣有定惜飛花之過眼誰當卿卿趁醉墨以抒懷卿復爾爾其問法身屢現何殊

我佛慈悲生面重開不落禪官窠臼非無蘗合珠聯之遇掃除兒女癡情毋見探驪履虎之危露出英雄本色哭未婚之隣女豈是倡狂不過之才人因隣源倒夏倩之滑稽寓道東坡之奚駡成文宜乎覰空一切視如水面蜉蝣參透重關不作塲中傀儡雖明鏡不疲於屢照而利劍自悔其空磨至若言辭亡要筆跡紛繁收拾遺珠不待蟻穿而盈串鋪張錦字何須獺祭以成篇偶爾鵠能抵玉信手拈來有時罌貴如金點睛飛去或尺布被決九州或大塊藏於一粟或變雲間之蒼狗或刻棘

杪之猿猴學富曾羅萬卷本來鄴下功深書成不啻三都只恐洛陽紙貴疏菴許祥齡題